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北极民族学

丁宏 著

考察笔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K512.8

7

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

丁 宏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 / 丁宏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81108-776-5

I. 北… II. 丁… III. 涅涅茨人—民族历史—研究
IV. K512.8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8150 号

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

作 者：丁 宏

责任编辑：吴 云

策划编辑：沙 平

封面设计：张日河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3.5

字 数：162 千字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08-776-5

定 价：30.00 元

序

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当她在 19 世纪中叶初创于欧洲时，研究目标针对的是所谓“欧洲文明民族”之外的一切“原始的他族”。研究者们大多不辞辛苦地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地区，对当地民族及其“社会生活的样法”观察体验，分析特点，比较异同，探寻规律，并相继构建了一系列从不同角度认识、解读和评价这些人类各民族纷繁文化现象的普适性理论。当然，研究者的科学态度和他们所创理论的科学属性毋庸置疑。但是，欧洲文明至上的观念和部分学者以其理论为本国殖民政策服务的事实，也成了时代留在这门学科上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

20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性崩溃，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科，研究目标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例如，由于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民族学传统的对“原始”他族的研究已难以为继，且受到激烈的批判。于是，“原始的他”与“现代的我”之界限在研究者的观念中逐渐淡化，人们对族体文化的研究方式，由群体转向强调个人经验、人的意识和主观分析；由以往局外观察的“他观”转为强调参与其中的“自观”；对文化价值的判断更强调平等性和相对性；对文化研究的目的，由寻求特点、规律转为对象征性、符号性等意义的探讨和解释等。同时，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也成为一种发展趋向。

然而，百余年来的民族学学科无论怎样发展，理论如何翻新，以深入

实地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却一直被遵循，甚至被奉为圭臬。当然，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本身也经历着一个认识上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规范化过程。

民族学传入中国已逾百年。起初是对西方理论方法的翻译、介绍，进而尝试用西方的民族学理论解释、分析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此同时，鉴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列强对我国周边领土觊觎造成的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边疆民族社会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学关注的重心。这种倾向到 20 世纪 30 年代因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而得到加强。期间，学者们纷纷深入少数民族社会开展田野调查，先后完成了一系列信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报告，为中国民族学的应用研究，特别是田野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曾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尽管如此，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学以自己的学科特色和擅长田野工作这一研究方法的优势，在政府主导和相关学科配合下，于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它为实施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和完成对不同社会形态下各民族的复杂社会改革做出了贡献。它所完成的数千万字的调查资料与研究报告，至今仍是民族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珍贵资料。

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及其文化为己任，其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让不同民族互相了解，加深认识，继而实现彼此理解、互相尊重，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以自己的学科特长为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与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然而，中国也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华民族也要与世界各民族平等交往，因

此，走出国门，开展对世界各民族的研究，也是民族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由于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民族学对世界民族的研究十分有限，大多仅停留在对国外民族志和相关研究成果的零星介绍和翻译上。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民族学学者开始走出国门，有了到世界各地考察调研的机会。不过大多只限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访与学术交流而已，真正到国外从事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学者却不多见，当然也绝非没有，丁宏博士便是令人瞩目的一位。

丁宏博士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的后起之秀。中国跨境民族及俄罗斯、中亚各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是她多年来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为此，她曾多次赴上述国家访学考察。如1996—1997年，对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的东干人（19世纪70年代迁往中亚的中国陕甘回族群体）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于1999年出版了《东干文化研究》一书。该书以它多维的理论视角、鲜活的调查资料和朴实、生动的文笔，成为近年来中国民族学界通过田野调查之实证方法研究跨境民族的一部力作。

2006—2007年，丁宏博士又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访学并进行“俄罗斯对中亚民族的影响”项目的调查和资料搜集。圣彼得堡大学可谓俄罗斯民族学的摇篮，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民族学曾从这里涌现出许多知名学者和颇具影响、面向世界的学术成果。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其学术活力与学科影响力已有所下降，但民族学重视田野工作的学科传统并未中断。2007年，该校在经费紧缺的条件下，仍组织了一次北极民族学国际联合考察活动，丁宏博士有幸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此次考察目标是俄罗斯北极圈内卡宁半岛极地冻土带以牧养驯鹿为生计的涅涅茨人。考察队由俄罗斯、中国和拉脱维亚的 14 名学者组成。据称，这是该校继 1926—1927 年进行的北极民族学考察之后的又一次接续性考察活动。出于对考察地气候恶劣、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和部分队员田野工作经验不足等因素的考虑，考察队在半年前就开始了针对调查的培训与各项准备工作。计划是周密的，但实施过程却充满了艰辛与挑战。特别是他们要在北极荒原上不断追随驯鹿奔波的涅涅茨人。涅涅茨人人口稀少，流动性大。为寻找他们的居住点，考察队的每位成员都必须自背行囊，长途跋涉。装满着食物、衣物、睡袋、器材等生活和工作必需品的行囊相当沉重，背着它有时一天需要行走几十公里；宿营时，还要经受北极夏季太阳不落、难辨昼夜和蚊群追逐叮咬等考验。丁宏博士是位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不便更可想而知。但是，科学的研究的志趣和使命感使她坚强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收获是可观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正是她此次田野工作成果的结晶。纵览全书，可以看出它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依据田野调查获得的大量文字和影像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地描述了涅涅茨人的生存环境、生计特征和生活方式等生存状态，记录了他们的家庭结构、行为、礼仪等风俗习惯，堪称是一部日记体的涅涅茨人民族志。二是以全景形式介绍了此次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全过程，全面呈现和阐释了俄罗斯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特征。三是客观地介绍了俄罗斯民族学的发展历史及特点。总之，这部作品对我国学术界了解俄罗斯民族学的研究状况，特别是其田野调查的方法与理念弥足珍贵；对我国学者扩大研究视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争取学术研究的创新，也是一种推动和示范。

向现代化大步挺进的中国，也同时迎接着全球化的挑战。知己知彼才能从容应对，彼此了解、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和谐共处，携手并进。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需要这样，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亦需如此。而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正是使人民认识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立足国内加大研究力度的同时，民族学学人也应更多地走出国门，深入实地了解他国、他族，并在实践中向同行学习，彼此交流，以此推动中国民族学应用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迈进。丁宏博士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努力，愿这种效应能尽快得到扩散，也愿她能沿此方向继续前进，取得新成绩。

白振声

2009年3月26日

目 录

引 子.....	001
2006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四	003
2006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五	009
2007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一	010
2007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五	013
2007 年 3 月 24 日 星期六	014
2007 年 3 月 29 日、4 月 24 日、5 月 3 日	018
2007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六	019
2007 年 6 月 2 日 星期六	025
2007 年 7 月 2 日 星期一	027
2007 年 7 月 3 日 星期二	029
2007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三	033
2007 年 7 月 5 日 星期四	046
2007 年 7 月 6 日 星期五	051
2007 年 7 月 7 日 星期六	058
2007 年 7 月 8 日 星期日	062
2007 年 7 月 9 日 星期一	064
2007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二	075

2007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三	082
2007 年 7 月 12 日 星期四	089
2007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五	094
2007 年 7 月 14 日 星期六	108
2007 年 7 月 15 日 星期日	127
2007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一	137
2007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二	144
2007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三	147
2007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四	149
2007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五	154
2007 年 7 月 21 日 星期六	158
2007 年 7 月 22 日 星期日	159
2007 年 7 月 23 日 星期一	167
2007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二	173
2007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三	179
2007 年 7 月 26 日 星期四	183
2007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五	189
2007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六	194
2007 年 7 月 29 日 星期日	198
2007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一	201
后 记	205

引子

人生有很多偶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民族学考察队，在位于近北纬 70° 的俄罗斯卡宁半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民族调查工作。

从地理学角度出发，将北极圈（北纬 $66^{\circ} 34'$ ）以北的广大区域，称作北极地区。如此说，我可以宣称自己去过北极，有过一次难得的人生历练。人的一生均是由许许多多的普通事件所组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可以说北极的记忆更多是与艰苦、磨难联系在一起的。由于7月正值极地“白昼”期间，于是我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过了近一个月没有黑夜的生活，体验了许多未曾感受过的艰辛：在冻土带上支起的帐篷里席地而卧，几个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难；在前往实习“营地”的路上，船因故障被迫搁置在海中央的小岛上，我们随身带的食物都吃光了，只能采集岛上的生葱，就着不知何时过路行船留在岛上小屋中的面包干勉强果腹；为了采访到当地以驯鹿为生的涅涅茨人，我们追随着鹿队，从一个牧场转到另一个牧场，翻山涉水，一连要走十几个小时的路；冻土带上人迹罕至，我们常常沿着驯鹿群的踪迹寻觅，有时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但涅涅茨人刚刚迁走，我们只能从留下的痕迹判断牧民离开的时间，或继续追赶，或原路返回营地；冻土带上没有很高的植物，面对中午短暂的炎热，小小的帐篷根本无法遮阳，里面很闷，我们只能在强烈的日照中读书、交谈，同时要应对铺天盖地般袭来的蚊子；最难对付的还是寒冷，

特别是雨天，我们穿上厚厚的羽绒服躺在睡袋里常常会被冻醒……

人生能够承受多少艰辛？生命有着怎样的韧性？其实我们常常是弄不清楚的，我们更清楚的是生命的脆弱。在面对一个个未曾想过的困难时，我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如果不是当时“无路可退”，也许我会“打道回府”。当然今天回过头来总结，很庆幸没有这种“退路”。其实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时间都是短暂的。再大的欢乐往往只是一瞬间，再大的痛苦也终究会被时间洗刷掉。而且痛苦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强者来说，痛苦本身就是知识，就是一块磨刀石，可以使你的意志变得更坚强；对软弱者而言，痛苦也可以使他一蹶不振。所以对待痛苦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还是要敢于正视它——这也许就是这次难得的北极之行给我的启示吧！

如今，北极考察过程中的伤痛早已淹没在城市上空污浊的空气里，相反，梦境里或出神时看到的北极是如此清新美丽，考察时的每一个细节都那样令人珍惜。是的，有过经历及连绵的回忆，才不觉得生命里留白，也不觉得这平凡的生活过分乏味。

我开始整理这段经历以及其中的回忆。一份痛苦由众多的人共同承受，痛苦就变得无足轻重；但快乐则属于每一个人。让我们随着民族学考察队走进俄罗斯，走进北极，走进涅涅茨人。

还是从决定北极之行那一天说起吧！

2006年11月16日 星期四

今天，来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已经半个月了。按照学校的安排，今天第一次与导师见面。

我们这批教育部派来圣彼得堡大学的访问学者于11月2日即到了圣彼得堡。但由于办理落地签证、医疗保险等事宜，加之学校组织的俄语分级考试，两周后才被分派到各自所属的系室。根据专业，我到历史系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研室报到。

我的导师瓦里安·亚历山大·克孜明（Козьмин Валер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先生是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副博士，以研究西伯利亚民族志见长。在俄罗斯，民族学属于历史学科，莫斯科大学民族学教研室、圣彼得堡大学的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研室均设在历史系，国家最权威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俄罗斯科学院米克卢霍—马克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附属于科学院历史学部。但在概念的使用上，圣彼得堡大学仍然延用 кафедра этнограф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民族学人类学教研室），而莫斯科大学与科学院均将 этнография 替换为 этнология，前者为 кафедра этнологии（民族学教研室），后者是 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当我向导师请教这个问题时，他让我读了圣彼得堡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研室网页上的一段说明：

“近年来在俄罗斯将研究民族及其文化、日常生活方式、传统与风俗习惯的学科不再称为 этнография，而是 этнология，前者逐字推敲该称为民族

志(народоописание),这个词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使用;后者是民族学(народоведение),西方一些民族学派使用这个概念。圣彼得堡大学之所以仍然延用旧的称谓及自己的教学大纲,就是要继承本国的科学传统,这个传统最初正是在圣彼得堡奠定的。按照我们的理解,этнография在19世纪俄罗斯学术中既是对所研究民族的经验性描述,也是对其发展与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的民族学理论探索。今天,этнография研究的对象是民族,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民族的形成、分布、内部和外部的特点、地区性与全球化的相互关系等。”^①

俄罗斯民族学发端于圣彼得堡,以上这段文字流露着圣彼得堡大学对于其学术地位的自豪感及延续传统的责任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人永远以自己的城市为傲,为自己是圣彼得堡人而骄傲。这不仅因为该城市曾经有200余年作为帝国之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隐含其中的文化内涵。这座与威尼斯齐名的水城是在沼泽地上建起的,由40多个岛屿组成,70多条天然河流和运河迂回其间,粼粼碧水与典雅建筑相映成趣,古风古韵的大小桥梁宛若长虹卧波。昔日的帝都留下的俄罗斯古典建筑群和名胜古迹比比皆是,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冬宫与皇宫广场、夏花园与夏宫、海军总部大厦、圣伊萨克大教堂、十二月党人广场、斯莫尔尼宫等。涅瓦河哺育了灿烂辉煌的俄罗斯文化,使圣彼得堡成为著名的科学文化城。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高尔基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城内拥有数百个科研机构、40余所高等院校、50多个博物馆,有“博物馆城”之誉。正是在这里建立了俄罗斯第一个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该博物馆建于1878年,其前身是彼得大帝



圣彼得堡——旭日东升

珍宝陈列馆，主要用于收藏彼得大帝搜集和别国赠送俄国的文物。后经俄国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旅行家200余年的收集、整理、充实，该馆已扩展成为世界仅有的几大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之一，现藏文物数量已达85万件，范围几乎涵盖世界各地，内容涉及人类众多民族的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此外，圣彼得堡作为俄罗斯民族学发源地的地位还表现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民族学博物馆（主要展示俄罗斯各民族文化），产生了俄罗斯第一个民族学研究中心——俄罗斯地理学会民族学分部，成立了俄罗斯第一个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心——圣彼得堡大学地理学院民族学部，即后来的历史系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研室。

今天的俄罗斯，在著名高校、科学院系统多设有民族学研究机构，其名称使用上并不统一。但由于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核心地位，所以 *этнология* 逐渐占了上风，如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即是 *кафедра этнологии*。事实上，在俄罗斯（苏联）学界，早已习惯于把 *этнография*、*этнология* 看成同一词，两个概念长期并用。但 1929 年苏联的民族学会议决定放弃 *этнология* 而只用 *этнография*，并强调其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20 世纪 30 年代末，苏联学者开始逐渐恢复关于民族学“较之历史学是具有特殊研究对象的科学”的观点^❶。然而二战之后，由于加强了对民族学中“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学者开始强调“与资产阶级学者相反，苏联研究人员把民族学看做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看做历史学的一个分支”^❷。同时也应该指出，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民族学开始向研究现实问题转变。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有关民族学学科性质的讨论逐渐增多。许多学者指出，只有当民族学不再仅仅被看做是历史学科时，它的应用功能才会充分显示出来。但直到今天，民族学从属于历史学科的现实并没有改变。至于 *этнография*、*этнология* 两个概念，虽然在使用上各有侧重，前者似乎更注重描述，但也强调其学科的理论价值；后者更突出其理论色彩（我国有学者将 *этнология* 译为“理论民族学”），但并列使用的情况仍然存在。如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课程表中的民族学课程即在 *этнология* 后以括号形式标明 *этнография*；莫斯科大学《民族学基础》(*основы этнологии*)教科书在“前言”中明确指出，*этнология* 与西方的社会或文化人类学 (*социальная/культур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的研究领域多是重合的。同时强调 *этнология* (该

❶ B.V. 斯特鲁韦：《苏联民族学及其前景》，载《苏联民族学》，1939 年第 2 期。

❷ С.П. 托尔斯托夫：《苏联民族学的基本任务和发展道路》，载《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简报》，1950 年第 12 期。

词后用括号标明 *этнография*)不仅注重描述，也有复杂的目标和科学使命。

翻开莫斯科大学《民族学基础》教学计划，其中除介绍民族学源流等学科基础理论外，重点内容是阐述世界民族的分类及各民族的起源、历史、文化等内容，其体例与旧时以 *этнография* 命名的民族学教科书差别不大。

在这里详细介绍一下圣彼得堡大学民族学的历史沿革及其教研室名称的用法问题，其实并没有偏离我要叙述的主题——接下来的考察恰恰是与这里的学科发展特色分不开的。也许正是传统的延续，在教研室的课程设置及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上都反映出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实地调查特别是民族学技能及方法训练；二是注重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民族文化的详细描述，即民族志。

下面是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研室学生 1—5 年级课程表，从其中民族志及实践课所占的比重可以证明以上两个特点在教学环节的体现：

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研室本科生课程表

年 级	学 期	课 程 名 称
一 年 级	上 学 期	民族学概论、人类学概论
	下 学 期	东欧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图书分类学
二 年 级	上 学 期	西伯利亚民族志、西伯利亚民族学实践、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民族志、民族社会学
	下 学 期	高加索民族志、中亚民族志、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实践
三 年 级	上 学 期	非洲民族志、民族工艺制作与技能、民族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下 学 期	美洲民族志、人类起源、民族博物馆学
四 年 级	上 学 期	亚洲民族志、本国史料研究、民俗学概论、地方民族志
	下 学 期	欧洲（俄罗斯之外）民族志、种族与种族学、国外史料研究、民族语言学概论
五 年 级	上 学 期	民族学当代问题、地方民族志、民族心理学
	下 学 期	考试、答辩